旁白:

过了许久，阳台没关紧的门被一阵风撞开，白色的窗帘被吹得哗啦鼓动。

查理苏侧转过身，他的眼睛在一片昏黑中闪烁着微光，就像是一块不知是否存在于此的宝石。

他朝我笑了，这是个我并不熟悉的笑容，却显得那么真心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们先体验一下私奔吧。

旁白:

他向我伸出胳膊，我毫不犹豫地挽上去，耳边传来轻轻的笑，我被揽住了腰，打横抱起。

白色窗帘在眼前一闪，我们已经跃过阳台生锈的栏杆，急速的坠落让漫天的星星仿佛都在颠倒。

而下一秒，那双巨大的黑色羽翼便在查理苏身后展开。

我们从最低点扶摇而起，撞进一片雨云，骤然的风卷起无数雨水迎面砸向我们，我下意识闭上了眼睛。

耳边传来查理苏畅快的、恶作剧得逞般的笑声。

查理苏:

睁开眼睛，我们周围的景色很美。

学会飞翔之后，我一直很喜欢这么做。

旁白:

我依言睁眼，四周云雾茫茫，一个个细小的冰晶在我身侧穿行，城市的灯火变得渺远、模糊不清，却又因为折射更加绚烂。

查理苏的头发早就湿透，眼睫上像是覆了霜，凝望着更高的地方，像是在怀念。

那个时候，已经成为了哥哥的他，刚刚学会飞翔的他，也是这样吗？在窗边期待着暴雨的夜晚，避开所有人的视线，一个人飞上高空。

他会不会感到兴奋，因为这完完全全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，又会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无人可以与他分享这样的奇景。

我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，趴在他耳边。

我:

在这么大的雨里带未婚妻看夜景，也只有你了。

查理苏:

毕竟晴天的时候你的眼里不都只有我吗？

我:

哈哈哈哈哈哈哈。

查理苏，飞得再高点——

旁白:

我去拂他翅膀上的雨水，黑色的羽毛光滑坚硬，甚至还有些锋利，查理苏愣怔了一下，然后将我抱得更紧。

我们迎着磅礴的大雨，往更高、更远的夜空飞去。

越过翻涌的低矮云层，与暴雨中的飞鸟擦肩而过，手指伸向天空，指缝捕捉到风雨流逝的痕迹。

遇到乌云遮蔽，查理苏便用天赋炸开它们，于是背后的星空便从那一角的缺口中漏出来，在这浑浊的雨中落下洁净星光。

那些近在咫尺的雷电从我们眼前劈下来，绚烂夺目地照亮了整片夜空，查理苏悬停在空中，用翅膀尖捂住了我的耳朵。

后来我觉得冷了，他便降低了高度，掠过一条昏暗的小巷时，我们注意到有个男人正鬼鬼祟祟地跟在一个毫无所觉的女孩身后。

在我开口之前，查理苏已经俯冲下去，一脚踹翻了那个男人。

男人倒在满是泥泞的绿化带中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但他甚至没能直起身，就又被查理苏一脚踩住肩膀压了回去。

男人:

你谁啊！我让你松开——啊——！

旁白:

男人的手臂、脚踝乃至嘴巴和鼻子开始陷进湿软腥臭的泥土，哭叫声弱了下去，本能让他向前攀爬。

查理苏弯下了腰，伸手扼住了对方的咽喉。

查理苏:

以后还敢吗？

旁白:

汹涌雨幕在雷点的怒吼中落下，查理苏不为所动地看着在自己手下挣扎的男人。

男人的脸已经开始泛红泛紫，他痛苦地扭动着，从被堵塞的喉管里憋出几个字。

男人:

知、知道了……

旁白:

路灯昏黄的光映照出密密匝匝的水珠，查理苏优哉游哉地从地上捡起一张破损的广告布，绕了一圈走到男人面前。

我:

我们走吗？

查理苏:

我看起来是这么好脾气的人吗？

旁白:

男人被脱光了衣服，赤身裸体地绑在了路灯柱上。

查理苏:

你最好祈祷走这条路的人多一点，这样就能有人早点帮你报警。

旁白:

男人挣扎着想要说话，可他刚张开嘴就被查理苏用布团塞住了口腔与喉口。

查理苏:

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

旁白:

说完，查理苏再次抱起我，展开翅膀飞向了高空。

他看起来心情很好，目光却没有离开我的脸，也不说话。

是在观察我的反应，还是在等我开口？

可是这有什么好等的，我的心里柔软一片。

我:

做得好，查理苏！

还有没有更刺激的？

查理苏:

还想要更刺激的？

旁白:

查理苏挑了挑眉。耳边的气流骤然变得猛烈，我们再一次飞抵云端，又在我的尖叫和笑声中

疾速向下俯冲。

丛丛枝叶从身旁飞掠过，在第一片被惊掉的枯叶落地之前，查理苏带着我直接撞进了一幢别墅顶楼的百叶窗里。

玻璃窗在身前炸开，锋利晶莹的碎片瞬问进发四散，又因为查理苏的天赋唯独绕开了我们。

黑暗中勉强能看出这是一问书房，查理苏环视一周，提起了角落里的一个手提箱，上面有着Novaten的标志。

当我们再次破窗而出时，走廊传来保镖的惊呼和忙乱的脚步。花园中猎犬凶狠地吠叫，腾空前，查理苏还不忘揉了一把它的脑袋。

黑衣的保镖追到了窗前，远远地我认了出来，是那天带我们去见唐部长的人，这里是唐部长的住宅？

空中，查理苏打了个响指，手提箱的搭扣开了，露出里面层叠的钞票。风一吹，这些纸张漫天飞舞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好看吗？

旁白:

没等我回答，查理苏已经大笑起来。

查理苏:

当然是好看的！有谁会不喜欢钱呢？

旁白:

他操纵着空气，让钞票们打着旋，流成一道天空中的河，又让它们散开，下成地上的雨。

就像是自然地指挥家，举手投足，让人看得出神，查理苏发现了我的目光，笑着低下头来。

查理苏:

怎么了，看傻了吗？

我:

可能疯了更加确切吧。

旁白:

我抓起一把箱子里的钞票，欢呼着也向外撒了出去。

我当然喜欢钱，我想查理苏也喜欢，我们喜欢能用钱买到的各种东西，喜欢讨论钱的事情，喜欢与对方斤斤计较。

但也喜欢，就这样看着钞票满天满地地飘落，带来没有秩序的快乐。

我和查理苏一把一把地将钱抛进风里，我们的声音也被风吹远。

漫天雨水像是融合着黑夜与黎明的界线，我只希望它能下得更久一点。

街边一间小酒吧的门面，调酒师将调好的两杯酒放到窗台上，突然有什么东西糊住了他的眼睛。

他手忙脚乱地把那东西拿下来，却发现窗台上的两杯酒已经不见了，而手中多出的是两张湿漉漉的钞票。

从远处天际，似乎传来了一对年轻男女的笑声。

不知又飞了多久，查理苏带着我降落在一条废弃的铁轨上。

手提箱已经空空如也，我们靠在铁轨上，举起酒杯相碰庆祝。

我一口喝完了杯中的酒，查理苏却将酒杯放到了一边。

我:

你说，会不会有火车开过来？

查理苏:

怕了？

我:

谁不怕啊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以前想过以后会怎么死。

一定要是很精彩的那种，绝对不是被火车碾过。

所以放心吧，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呢。

旁白:

他拉着我，我们在铁轨上躺下来，肩膀碰着肩膀。

远方的铁轨会通向什么地方，看不清。身下的这一段，却像是某种钢铁的脊骨，带着我们融入大地。

天塌下来，我不要查理苏顶着。

我只要我们躺在这里，做最晚被砸到的两个人，最后再聊一聊刚才吃过的那家冰激凌店。

我挪动了下手臂，手背碰到了查理苏的指尖。

他没有动，我也没有，细细地去感受这一点点接触，一点点距离。

我:

如果……如果是他的话，会不会就会遵纪守法地，把那个混混送到警察局？

他是不是也不会突然闯进那个部长的家里，抢走人家的手提箱，在天上下钞票雨？

还有刚才的和从前的好多事情……他是不是，都不会做？

旁白:

所以，你为什么要以最嚣张跋扈的面目来认识我，要时不时流露出你的真心，要让我看到所有的事情，要让我无法不猜出来你究竟是谁。

我忽然感到眼眶很酸，查理苏的指节在我脸上轻轻划过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你知道现在的我是谁吗？

旁白:

眼前的雨小些了，几乎要隐没在如雾气般渐起的天光中。

重山后的天边外，也异同浮起了一层亮光。

我已经不需要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，因为答案自始至终只有一个。

我:

查理苏。

此时此刻在这里，没有别人。

飞机上那个吓唬我的人，叫查理苏。

酒吧里帮我解围的人，叫查理苏。

在医院里一身白大褂、冷静又专业的人，叫查理苏。

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因为被通缉主动选择放逐自己的人叫查理苏。

对我多有隐瞒的人是查理苏，带我在暴雨空中看夜景的人是查理苏。

旁白:

我越说越快，那些从前与他相处的瞬间，一幕幕在我眼前就像纷飞的片羽最终落下。

认识了很久，却像第一次见面。

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，作为弟弟长大的查理苏会是什么样子，会在哪里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。

也许更好 ，也许更差，也许根本不会遇见我，也许仍像现在，两个人莫名地被牵扯在一起兜兜转转走到了今天。

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除了未来，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。

我轻轻捏了捏查理苏的手，郑重地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一个未来将要与我相识的人。

我:

初次见面，你好，查理苏。

旁白:

查理苏也看着我。

一缕金色的晨曦跳进了他的瞳孔，然后光芒万丈。

他翻身过来，将我笼在他的身下。

他背后的天空已经铺满了霞光，他大概从我的眼睛里就能看见。

轻匀的呼吸落在我的脸上，查理苏笑了起来，最终像是释然了什么。

查理苏:

完蛋了，我好像真的想放弃了。

旁白:

他的声音很轻，我没有问他想要放弃什么，只是伸出手去，环住了他的肩膀。

我会对他说，那就放弃吧，我们是私奔出来的，还要管什么世事纷纷扰扰，他会赞同又张扬地笑，说对，我们远走高飞，找个漂亮的小海岛，再也不回来。

然后天会亮起来，他会听到或远或近的声音，放弃会变成一句玩笑。

但只有一件事是不同的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，他想要放弃了。

他的发梢上未干的水滴下来，滴在我的鼻尖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把两个人都打笑了。

查理苏:

想回去吗？

旁白:

我点点头，天空显出蓝白的颜色，查理苏又带着我，飞回了查家的旧宅。

温暖的水流驱散了彻夜的寒冷，而浴室外，查理苏正靠着墙一声声数着我打的喷嚏。

查理苏:

第四个、第五个……

旁白:

数到第二十六个的时候，我洗完了澡，出去对他怒目而视，正撞上查理苏的笑脸。

但和夜晚时的他脸上恶劣的笑不同，此时他的笑，似乎要发自内心得多。

我:

快进去洗吧，不然我可要数你的喷嚏了！

旁白:

查理苏无辜地向我眨了眨眼，走进了浴室。

刚才忙着处理湿透的衣物，现在我才有时间和空闲好好观察起查理苏带我换衣服的这个房间。

温暖的木灯、缀有雕纹的衣柜、床头笔触精巧的油画……这里应该是一间卧室，装饰得别致而用心。

床边有个园圆的垫子，像是小孩子玩要用的，垫子上还放了一本书，被仔细包了花哨可爱的封皮。

我走上前，伸手翻开了它。与封皮大相径庭，这竟然是一本医学专业书，上面写满了笔记，字迹有些稚拙，但很齐整。

我:

是查理苏哥哥做的笔记吗？

旁白:

我一页一页翻着，到中间时，有两页像是被胶水粘起来了。

年代久远，胶水的黏性已经减弱，我得以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开。里面仍是相同的字迹，但内容已经和书本无关，似乎是不经意中写下的。

上面说，今天爸爸有客人来了，他很想去看，但爸爸说了不许。于是弟弟拉他去偷偷看的时候，他故意没有反抗。

在这段话的最后，他写道——

我:

要是我能和弟弟一样有实施想法的勇气，就好了。

旁白:

我情不自禁地抚上那一行行宇迹，一个银发紫眸的小男孩出现在我眼前，如今我已能看出他与查理苏的差别。

我看到男孩坐在书桌前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一笔一划认真写下了这段话。

他的表情有些出神，直到门外传来了弟弟喊他吃甜点的声音。

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像是很不好意思似的，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胶棒，慌慌张张把这两张纸粘了起来，又仔细地按了按。

在确定两张书页牢牢地粘在一起后，他才一边连声应着，一边从写字台前高高的凳子上跳下来，向门口跑去。

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视野里，我眼前的画面也随之消散。

查理苏说，他嫉妒哥哥，想要做一天哥哥。

可他知道吗，他的哥哥也许也曾想过，如果能够做一天弟弟，该有多好。他应该要知道，不，他必须要知道。

我抱着书，跑回浴室，里面的人似乎听到了我的脚步，水流声减弱了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？如果你是来数我的喷嚏的，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

旁白:

毛玻璃让我能够看到他模糊的影子，挺拔地站在那里，我将头抵在门板上。

我:

查理苏，我找到了一本书，是你哥哥的书，里面写了一些话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但我想告诉你……

旁白:

告诉你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你便有着无比宝贵的东西。

也感谢你，时至今日仍旧留着它们，在我无措的时候，带给我无限的勇气。

我语无伦次地说着，浴室的门突然被拉开，大片白色的水雾涌出，查理苏围着毛巾站在门口。

他不由分说地走过来，弯下腰，给了我一个湿漉漉的拥抱。

我:

你干嘛？

查理苏:

耍无赖啊。

谢谢。

谢谢你时时刻刻想着我。